

河南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南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YH248/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本辑编辑：袁 蓬 王锡朋 魏一明 马建干

河南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发行
期刊登记证〔豫〕089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4年11月郑州第一版
印数：1——10,000册

目 录

忆吉鸿昌的革命活动·····	路耀林	(1)
回忆吉鸿昌将军生活片段·····	熊兆瑞	(10)
吉鸿昌轶事六则·····	陈华策 刘英照 周庆明 郑立行 刘大有 暴春霆	(14)
与吉鸿昌同时被害的任应岐·····	夏重九 吴沧洲 王忠民	(26)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政府		
和平谈判经过·····	牛德胜 王善甫 刘铁华	(36)
记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	李健永	(55)
开封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追记·····	嵇道之	(61)
王毅斋传略·····	《民盟河南省志》编写组	(64)
河南显宦陈善同事迹·····	曹季彦	(76)
学界闻人韩自步生平·····	韩绍周遗稿	(82)
从河南国学专修馆到尚志文书学校·····	贾连汉	(86)
南阳汉画馆三次修建述略·····	闪修山	(90)
南阳汉画象石与十八罗汉象的收存经过·····	王笑山	(95)
民国年间河南通志馆始末·····	王守忠	(102)
<hr/>		
市井人物 开封杠头鲁耀·····	陈雨门整理	(168)

〔质疑·补充·订正〕

- 关于《我所知道的吉鸿昌》的几点订正……………张润三(179)
- 《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河南省军政机关沿革及
人事变迁》一文的几点订正……………黎椿寿(180)
- 《马集文斋版印书籍及开封刻字业纪略》一文中几
个人名的订正……………王华农(180)
-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迁洛阳的时间……………马绍元(181)

〔补白〕

- 丁正铎除恶安民……………曹季彦(23)
- 内黄红枣……………张凤珠(35)
- 信阳钓鱼台……………沈克明 刘开造(60)
- 巩县的“龙船”和“龙窑”……………陈华策(81)
- 南阳玉雕……………史锡荣(89)
- 嵇文甫与经正书舍……………李怡山(94)
- 沈丘“顾僕”……………沈 协(167)

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吉鸿昌将军英勇就义五十周年，特发表以下几篇资料，以资纪念。

忆吉鸿昌的革命活动

路耀林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将其部队改称国民军，表示倾向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了加速这一进程，派许多党员到冯玉祥所属的部队里去开展政治工作。因我和吉鸿昌是同乡，就被派到吉鸿昌的部队。从那时起，我就在吉鸿昌部队和他的身边开展革命的秘密工作。现对吉鸿昌从事革命活动情况作片断的回忆。由于当时地下党员在西北军中的活动都是单线联系，所以这个回忆的局限性很大。但我仍愿将所能忆起的写出来，以表达我对吉鸿昌将军的深切怀念和敬意。

一、响应五原誓师，进关参加北伐

吉鸿昌出生在穷苦农民的家庭，从小就养成反抗压迫的性格。他胆大勇敢，不敬鬼神，爱抱打不平，人送外号“吉大胆”。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深受冯的思想影响，在军中是一个思想进步骁勇善战的青年将领。

一九二五年底和转年春，吉鸿昌在绥远担任督统署副官长兼警务处长。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凡抓来的人，他都要亲自

审问，对祸害乡里的地痞流氓，他就严加惩处。由于他为人清正，又有魄力，博得西北军十二师师长蒋鸿遇的赞赏，推荐他担任了西北军三十六旅旅长（该旅是以手枪团为基础扩编武装警察组成的，约有七千余人枪）。吉鸿昌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每向部队讲话，他总要讲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道理。部队士气旺盛。

是年六月，吴佩孚的军队进逼兰州。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请求调三十六旅援助。吉鸿昌率部队到达兰州后，紧张局势开始稳定，并在陇东一带歼灭北洋军阀系统陇东镇守使张兆钾的全部军队。

九月，冯玉祥访苏后回到五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北军响应北伐革命号召，举行了五原誓师。当时，吉鸿昌不在五原，但他听到消息后，积极响应号召，高举武装讨逆的大旗，率部参加北伐。他这支部队英勇顽强，节节胜利，很快在咸阳消灭了守城之镇嵩军一部。到十二月，吉鸿昌又在解被围困在西安城内的杨虎城、李虎臣之围中立了功。当时曾流传一首民谣：“城内两只虎，抵不住西来一只鸡（吉）”。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三十六旅扩编为西北军第十九师，吉鸿昌任师长。我任该师的见习参谋。

自一九二七年西安解围后，吉鸿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思想上已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依靠地下党员，注意政治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冯玉祥进驻西安，担任国民军总司令，成立总政治部，共产党员刘伯坚任主任。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国民军联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吉的十九师属第二方面军。孙的指挥部下面也设有政治部，共产党员宣侠父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

派青年政工人员深入各连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吉鸿昌对这些政工人员十分爱护，主动接近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经常和士兵一起听政工人员讲课。有时还跟政工人员一起到连队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一次，集合营以上军官讲话，吉鸿昌强调说：“今后部队训练要着重于政治思想教育，不能单纯搞一、二、一那种老一套。部队如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思想基础了。”为了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政治工作要点编成口号、问答，印成小册子，教官兵们背诵，要求人人记牢。在朝会上由军官问士兵答，使大家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吉鸿昌自己也将这些口号书写后贴在床头，经常念诵。他一有空就主动找宣侠父、刘伯坚去请教。也经常到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鲍罗廷、乌斯曼诺夫那里请教。另外，部队住到哪里，他都要领着战士帮助当地人民种庄稼、栽树、修路。

部队到河南巩县后，吉鸿昌曾对我说：部队光有大老粗不行。他要我去鄢陵、扶沟、西华、项城等地招些学生入伍。我便去招了二百多高、初中学生，编成学生连。吉鸿昌请政工人员为学生连上政治课。

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参加蒋介石徐州会议后回到郑州，因受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影响，在部队内也开始清党“送客”了，致使大批共产党员离开部队。在十九师，吉鸿昌则顶住没搞“送客”，保护了一部分共产党员，使他们得以继续开展政治工作，这对吉鸿昌部队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三、作战奇兵制胜，学习革命理论

十九师在吉鸿昌的领导下英勇善战，威名远扬。一九二七年夏，十九师被调到河南巩县与北洋军阀奉系作战。奉系万福麟以

两军之众，屯集黄河北岸，恃黄河为天堑。战斗前，吉鸿昌亲自视察渡口，决定在巩县渡口夜间强渡。吉鸿昌亲自率领五十六旅一个团为先锋，赤膊挥刀站在最前面的一条船上强渡，上岸后，俘虏了一批奉系士兵。吉鸿昌下令要一部分部队换上奉军的服装乘火车先敌占领了新乡，截住敌人后退之路，一举歼灭奉军万福麟部。那时，吉鸿昌派我率领一百多名有经验的士兵，化装成游击队，扰乱敌人，智取情报，供吉鸿昌指挥战斗参考。打垮万福麟部队后，十九师又乘胜追击，攻克河北磁县，歼灭大批北洋军阀残部，取得了重大战果。吉的十九师在北伐军中被誉为战无不胜的铁军。

北伐胜利后，第二方面军驻山东济南、泰安。二方面军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孙良诚等人出于对北伐名将吉鸿昌和他指挥的十九师的忌妒，借故调吉鸿昌到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同时免去了吉鸿昌的职务，取消了十九师的番号，将队伍拨给十八师和第二师建制。还把一部分活动骨干当作左倾嫌疑分子开除军籍。我当时也被免去职务，送到洛阳军校学习。

吉鸿昌到陆军大学学习时，不在学校里住，在冯玉祥住所旁边搭个帐篷住在里面，并经常与宣侠父等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吉从地下党员那里借阅了不少革命理论书籍。

四、平匪患治宁夏，立志开发西北

一九二八年秋，佟麟阁率十一师剿匪不力（当时主要是匪徒马仲英在甘肃境内扰民），冯玉祥就派吉鸿昌到陇南接替十一师师长职务。吉鸿昌经洛阳金谷园车站时，特意派人去洛阳军校，找到我，对我说：西北形势很好，你要在学校内联络一些知识青年，等我给你的电报，那时你就到西北去。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吉鸿昌到甘肃后，首先整顿了部队，没过几个月就把马仲英匪部大部击溃和歼灭，马匪本人逃往新疆。

一九二九年春，吉鸿昌率部队到达宁夏，宁夏省主席门致中冷遇吉鸿昌的部队，加上老百姓向吉鸿昌告门致中的状，吉鸿昌坦率劝告门致中离开宁夏，嗣后，冯玉祥任吉鸿昌为第十军军长兼宁夏省主席。吉鸿昌通电就职。蒋介石看到既成事实，也被迫空投了一张委任状委任吉鸿昌为九路军总指挥兼宁夏省主席。吉拿着委任状对旅长彭国桢讲：“他妈的，蒋介石和我们算那门亲戚。”当场把委任状撕碎，踩在脚下。（这是事后彭对我讲的）当时我任骑兵营长兼省政府执法队队长。

吉鸿昌决心把西北开发成根据地。他响亮地提出：“新大陆探险，打通第三国际”的口号。他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提出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那时有许多家居中原的官兵思想不通，不愿扎根西北。他就要我出面创办一个拂晓读书会，并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先由团以上军官参加，后发展到营以上军官，主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提出开发新疆，新大陆探险，打通第三国际，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经过一段学习，显见成效，团营军官都安定下来了，愿为开发大西北贡献力量。

五、参加中原大战，兵败接受改编

一九二九年七月，冯玉祥派沙明远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宁夏，劝吉跟冯玉祥一起讨蒋。由于吉鸿昌对开发西北决心很大，兴趣正浓，开始不愿参加。后经沙明远说明讨蒋就是革命，吉鸿昌便答应下来，但他提出可以暂离宁夏，解决蒋介石后，再回来建设大西北。十月，部队从宁夏出发到潼关，一路上，吉鸿昌将开发

大西北总指挥的名片到处散发。因此，鹿钟麟、孙良诚等人对吉鸿昌非常不满，说他被赤化了。十二月，吉鸿昌的部队出潼关到洛阳消灭了万选才部队。这时，鹿钟麟突然下令调吉鸿昌部队到观音堂整顿。与此同时，冯玉祥在山西阎锡山处被扣。吉鸿昌闻讯后，立刻要部队化装成游击师（刘志远任师长）渡黄河，进山西，一路上逢县便打，逼得阎锡山只好找吉鸿昌谈判，并放出了冯玉祥。这件事更激怒了鹿钟麟，说吉鸿昌不服从军令，再一次令吉鸿昌部队到陕西潼关附近的大荔县，并借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之机，扣押了吉鸿昌，又派被人称为常败将军的赵锡聘接替吉鸿昌的第十军军长之职。由于参谋长竭力反对，各师师长拒不交兵权，使赵锡聘没能接管。这时，冯玉祥回到潼关，看不到吉鸿昌，便问吉鸿昌哪里去了？当有人告说吉鸿昌被扣了，冯玉祥立即命令释放，并任命吉鸿昌为西北军总副官长，遂将吉鸿昌的部队带到潼关。冯玉祥站在台上，并叫吉鸿昌也上台，然后冯玉祥问战士们欢迎不欢迎吉鸿昌回来，战士们异口同声回答：欢迎吉军长回部队。冯玉祥遂将第十军改为十一师，命吉鸿昌任师长。当时共产党员李子纯被派到八十八旅任上尉秘书，经常与吉鸿昌接触交谈。

一九三〇年二月，吉鸿昌率十一师东出潼关参加中原大战。作战中，十一师斗志旺盛，屡建奇功。但由于冯玉祥的其它部队作战失利，仍无救于大局。

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吉鸿昌的部队驻河南尉氏与长葛之间，我当时任手枪营营长，驻孟寨，我去看吉，见到师部的人员进进出出，一片忙乱，吉对我说：西北军面临被蒋介石瓦解的危险，为了保存西北军的实力，部队准备接受改编，他已告诉了冯先生。后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二路军（大约是一九三

〇年九月间)，吉鸿昌任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三十师师长。改编后，进驻河南潢川。

六、潢川起义未成，宋埠兵变遭败

吉鸿昌率部开到潢川后，蒋介石很快派特务冷欣来部队任高级参议。为此，吉鸿昌逢会就讲，要大家提高警惕，防止特务分裂部队。当时潢川与鄂豫皖苏区根据地仅一河之隔，凡是部队抓到苏区的人，吉鸿昌都亲自谈话，请吃饭，然后送回去。他想方设法与苏区联系，并且还化装亲自到苏区去了解过情况。

后来，何应钦到吉鸿昌部队视察，督促吉鸿昌剿共。为了蒙骗何应钦，吉鸿昌要一部分部队化装成红军游击队攻打潢川，又派部队迎击，做做样子。后来，虽曾被迫出发攻打苏区，但出发前吉鸿昌要军需处路庭训多带些“洋面”（即机制面粉）和弹药，在苏区沿途丢些给红军，并且虚张声势对空打打枪，兜个圈子回来。有一次，吉鸿昌在潢川东郊大操场上对旅长彭国桢讲：“我武官做到军长，文官做到省主席，我们究竟替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这样的官，我再也当不下去了。我们的出路、前途在那边。”他用手指指苏区的方向。在潢川驻扎期间，吉鸿昌曾联络刘镇华、商震、孙殿英、韩复榘等人准备进行第二次讨蒋。计划先拿刘峙开刀，消灭武胜关以北的蒋军，然后挥戈直取武汉。由于刘镇华告密，二次讨蒋计划没能实现。刘峙派人到潢川劝告吉鸿昌对商震等人下毒手，被吉鸿昌顶了回去，他义正词严地说：我不能出卖朋友！

一九三一年五月，吉鸿昌命令我组建游击大队，住在光山城南河边，对岸就是苏区。当时，我的任务就是接送来往苏区的人员。一天，宣侠父通知我，让吉鸿昌选择个日期到苏区看看。不

几天，李子纯告诉我，近一、二天晚上有人去苏区，要我很好掩护。不久，我就护送吉鸿昌过河到苏区。吉鸿昌来去都经过我们游击队的防区。吉鸿昌从苏区回来后，决定组织部队起义，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夏，部队正在积极准备行动时，遇到罕见的暴雨，发大水，部队下不了山，出不了城，急得吉鸿昌下令对空打炮。待水退后，蒋介石已调了十几个师到潢川周围，吉鸿昌感到事不宜迟，决心将部队立即拉过苏区。在九月的一天，吉鸿昌将部队集合在潢川南城外东南角大操场上，宣布部队开往苏区。不料，早已被冷欣收买过去的第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跳出来反对，第三十三师师长葛云龙怕到苏区吃苦，也不愿意，只有旅长彭国桢一人赞成，但也觉力量孤单，不能公开表态。两个师长不同意，部队一时无法拉到苏区。蒋介石此时已闻讯，急派吉鸿昌过去的上司李鸣钟前去分化瓦解准备起义的部队。李鸣钟到部队后，劝吉鸿昌不要起义，要吉鸿昌交出兵权，出国考察，以避风头。吉鸿昌看到起义无望，蒋介石重兵又逼近，只好被迫离开部队，经信阳出国了。那时我正任总指挥部游击大队长。起义失败后，我被三十三师的康法如旅长扣留了十几天。吉鸿昌出走后，虽然恢复了我的人身自由，但却开除了军籍。

一九三二年，吉鸿昌从国外归来，先到上海，后回天津，再到上海，他就是在这期间加入中共的。吉鸿昌到庐山见了蒋介石，提出要到宋埠看望伤病员。吉鸿昌到黄陂县后，又找到我说：我现在是和你一样的人了（指他也是共产党员了），这次回来还是想把队伍拉到苏区去。蒋介石为了监视吉鸿昌的行动，通知张印湘和三十师师长彭振山要密切注意吉鸿昌。由于张印湘严密监视，使吉鸿昌无法与部队联系，彭国桢旅长又放弃了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致使二次起义流产。后来，吉鸿昌只好带上少数几个人去

了苏区。

事后，原三十师中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其中，原冯玉祥处的参谋、派到吉部工作的燕鸿甲被大卸八块，李子纯在麻城宋埠举河滩被活埋，彭国桢被开除军籍，我和炮兵团团长陈熙连先被特务旅旅长、原吉鸿昌十一师副师长刘豫峰（平时与我交往较深）扣压七天，然后放我逃走。

吉鸿昌到苏区后，受到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吉鸿昌将自己最心爱的眼镜赠给了徐海东。后来苏区派人将吉送过安全地带，转道上海回天津。

吉鸿昌回国后，看到日寇践踏祖国大好河山，他曾向中共党组织提出要求，让他重振旗鼓，组织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保卫祖国。党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让他到泰山邀请冯玉祥下山，重组旧部进行抗日。宋埠起义失败后，吉鸿昌曾到泰山向冯玉祥转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与主张，冯玉祥非常同意中共的主张，很快就到张家口去了。

最后，再说几句有关吉鸿昌入党的一些问题。据我回忆，在一九三二年吉鸿昌从国外考察回来后的一段时间里，到黄陂找我时，曾透露他已是共产党员了。到宋埠，吉鸿昌又再次对我和李子纯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了。”至于吉鸿昌为什么在一九三三年没有参加抗日同盟军中的中共“前委”，我认为那是组织上不想叫他暴露身份，以便团结争取更多的爱国人士参加抗日。

一九八四年四月

（本文作者路耀林，河南扶沟县人。原任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现已离休。）

回忆吉鸿昌将军生活片段

熊兆瑞

我于一九三一年秋到吉鸿昌部九十三旅医院当护士。一九三二年夏天，九十三旅医院进驻潢川县南城。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内，吉鸿昌将军（以下称总指挥，因他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我们平常都称他总指挥）的事迹在我们部队里传为佳话。

记得有一次，总指挥由潢川北城赴南城，将走到大桥的北头，恰巧有一大趟子马车由南向北载重蠕动而来。由于桥面窄，车子行走的又不齐整，就使往南的人不便上桥，我也被挤在桥北头一个补鞋匠旁边站着。那个领头的赶把很机灵，他看见总指挥不是普通军人（因带有卫士），就急忙把马车向西靠，并高声招呼后面的车也往西边靠，让路给总指挥。总指挥一见就急忙往后退，并招呼他们继续前进，不要让路。这把这个领头的搞愣了，还是向后面喊：“向西靠，向西靠。”总指挥性急，很快地跑到他身边，笑嘻嘻地说：“来，给我，我是赶车的老手，给你把这截路赶过去。”那老汉的鞭子不由自主的被总指挥拿到手中。总指挥把鞭子向空中搅了个圆圈，一收手，只听见“叭”的一声，赶起马车向桥北走去，后面的马车也跟着动了起来。围观的人称赞说：“咦！多么神气，多么内行！”赶集的人群中也发出愉快的

笑声。我在内心里不由得刻下了一个记号——我们的总指挥真好。

有一次我到潢川南城买东西，走到南城正大街(原名大巷子)一家商店门口，看见一队士兵腋窝里都夹着尺把长的纸盒，一看就知道是鞋，单行列面向南站着。一个胸前带出入证的人(可能是班长)，在行列外发出口令：“目标：连队，齐步走！”我也尾随在他们行列的后面，一起往连队走。走了一段路，突然听到“向左看”的口令，我也只好同他们一样向左看，正步走。一眼看见左前方是总指挥，他上身穿灰色军服，下着灰色短裤缠绑腿，脚穿草鞋，腰束小皮带。他一面举手还礼，一面笑着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是买鞋吗？”班长模样的人答道：“我们是一百八十五团一营二连，是买鞋的。”总指挥又说：“我看看。”班长把鞋递上，总指挥一边看一边说：“这鞋好，晴天、雨天都能穿，可是只能大不能小，不然脚就会吃亏的。”看罢鞋，总指挥面带着笑容向街北走去。

一天上午，同班的小吴悄声对我说：“小熊，听说总指挥亲自来咱医院探视病人，上午没咱的班，咱该走远点，免得碰上他，问长问短的咱答不上来，多不好。”我听小吴一说，心情非常激动，很想去病房看看总指挥是怎样询问病人的，但又想，不是我的班，看护长不会让去的。后来，我们站在茶炉房的屋檐下遥望着西大院，进进出出的医务人员，情绪紧张地行走着。但气氛非常平静，约一个钟头，突然西院人声嘈杂，说笑声异乎寻常，我好奇地赶到西院，只听见人们三三两两地说着总指挥怎样安慰病号，怎样向医生提问题……。我正提着劲听他们讲述总指挥来院看病人的情景，不料医务主任从前面返回，大声说道：“干什么，话匣子都打开啦！刚才为什么没这样积极，去，去，进病房各干

各的。”大家互相丢了个眼色，都走进病房工作了。

第二天清早，院部通知，除了值班人员及杂役、病员外，上午六时半都到北关大操场，按总指挥部划分地区集合，听总指挥训话。时间已六点，院部集合的哨子声紧催着大家按秩序站好了队形，即刻小跑到北关外操场集合。这时，总部值勤官正在操场指挥各单位把队伍带到划分好的地段，我们被安排在操场西第二行第四分段。不到六点半，队伍安排就绪，肃静无声地等待着。军号响了，全体立正，总指挥穿着平常的灰色军服，在两三位高级将领的陪同下，很有精神地走上讲台，向大家还了举手礼后，往台下看了一周，才发出“稍息”口令，接着说：“各位官兵弟兄们，最近我曾到三十一师九十三旅所属一百八十五团和一百八十六团共七个连队检查了一下，发现三个问题。一是生活问题，二是卫生问题，三是文化学习问题。我走过的大小十几个单位，最近几个月来，官兵们都没吃过多少面饭，每天都是两顿大米干饭。唉呀，我们的绝大多数官兵弟兄都是陕甘、河南西部人，在家里一端碗就是面汤、馒头，到豫南是产米区，当然以米为主，但是也不能不吃一点面粉，长久下去就不好受啦！”又说：“一百八十六团二营四连有个刘玉明，来了没有？”刘答：“来啦！”总指挥叫他举起手来，刘举手放下，总指挥接着讲：“他是个老兵，现在当班长。当我问到生活时，他说生活很好；我说大米饭吃惯了吗？他说吃惯啦。我说永远不吃面想不想？他说不想。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潼关人。我说好，你锻炼好啦，你能代表你全连吗？要是你们连都同你一样爱吃大米，那这一次拨来的面就不给你们连了。我这一讲，他急得站了起来，立正向我报告说：

‘总指挥，我不能代表大家，我刚才说的是没有面我吃米也行，如果有面我还能硬吃米吗！请你还是给我们拨点面好。’哈哈